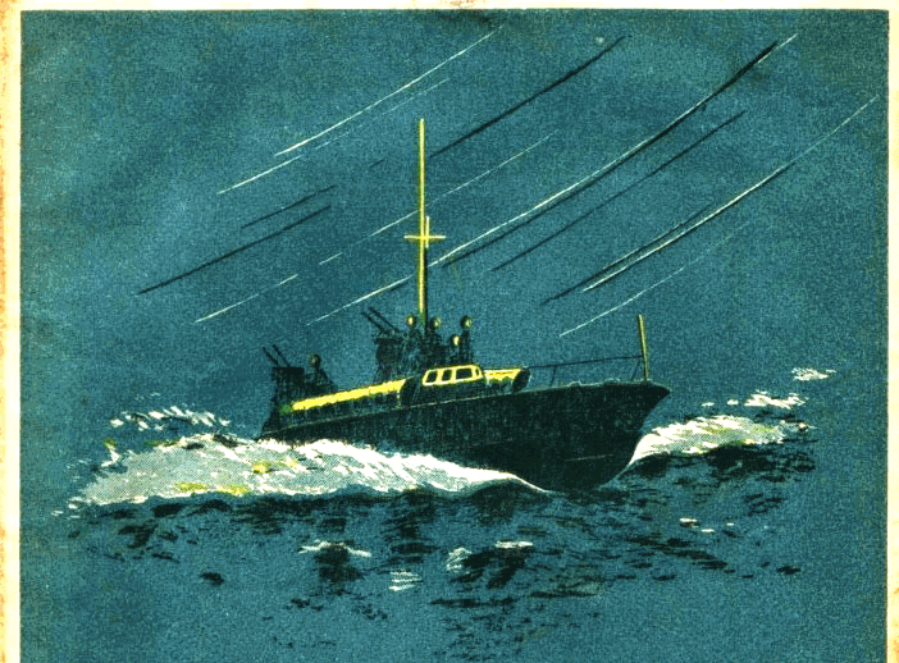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沉的战舰

散文特写集

青 山 人 民 出 版 社
著 者 觉

26
51

目 录

脚 印·····	1
雨 夜·····	3
灯 颂·····	8
母 亲·····	10
铜 象·····	15
相 思 豆·····	17
菜钵钵的故事·····	18
铺 草·····	20
河 豚·····	22
手·····	26
下雨的晚上·····	28
在厂长会客室里·····	32
风 夜·····	35
放 哨·····	38
海島夜話·····	41
不沉的战艦·····	45

脚 印

王 觉

推开門一看，呀，雪比剛才更大了。雪，有如一大片一大片的鵝毛，弥天盖地的飄忽着、飞舞着，地上厚敦敦的已是一片煞白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走出門来。村头上，小車店的罗圈幌儿，給雪压得沉甸甸的，无精打采的垂下了头。

村外一片白茫茫的，一插脚就沒了鞋帮，路和坡已經分辨不出来。我迟疑的高高抬起脚，踰开大雪。然而，行不百步，我已头上見汗，疲乏不堪。而路呢，哪里有路啊！回吧，折回去吧！我剛要轉身，忽然，就在脚下，我發現了一个小小的脚印。上面已經复上了一层新雪，但还能辨得出脚尖的方向，是往前走的。我弯下了腰，果然，紧跟着，我又发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不錯，是往前走的。我臉上热了一下，抬起脚踏上前边的脚印，一个又一个……

走着，走着，我忽然猜想起走在我前边的这个人来了。这是个什么人呢，这末大的风雪，独自一个往前走！是个健壯的汉子呢？还是一个心急的姑娘呢？我想赶上去看看这个先行的旅伴到底是个什么人。我加快了脚步。

走一程，忽然脚印不見了。我猶豫片刻，打起精神又急

遠前行，于是，又找見了那黑黑的一个一个的脚印。

我走着，猜着、想象着这人的形象，我赶过一个坡又一个坡。虽然，直到进了另一个村子，我始終沒追上这个人，但他的形象却在我想象中越来越亲切，也越来越清晰了。等出了第二个村子，我自己也敢第一个踰开大雪，独自往前走了。

而我背后，也出現了一个个的脚印。

雨 夜

青 路

夜里，在一个很小的車站，我下了車，脚还没站稳，火車就“鳴”的一声又开跑了。

天很黑，車站里几盞路灯发散着淡黄的光。风呼呼的，吹得我一阵发冷，我后悔没有带一件絨衣出来披披。要是冻出毛病来，完不成任务，回到厂里还不叫人家笑话死哩！

“喂！姑娘，到哪儿去呀？”

我回过头去，見是一个老值班員，提着一盞鑲紅綠玻璃的馬提灯站在我面前，他一边說着一边用惊讶的眼光上下的打量我。

“到塔儿峪去。同志，这里到塔儿峪农业社有多远哪？”

“塔儿峪？有十五里路呢！进里边歇一会吧。”說着他便往站台走去。我跟在他的后面。

站台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兩三个旅客依傍着包裹坐在那里打瞌睡。

“塔儿峪离这儿足足有十五里地。”老值班員重复的对我說着，“在这儿住下吧，等天亮再走。我借一件老羊皮大衣給你盖着……。”

“不能住下来，老伯伯。”我遺憾的說：“天亮前我要赶

到塔儿峪去。”

“天要下雨呢，”他指指天空，輕輕的說：“你看，这风多大啊，呼呼直响。”

“不怕！”我掏出手帕裹在头上，“我要走了。老伯伯，往哪方向上路啊？”

他不作声，轉而笑了笑，領我出了站門，向黑暗的远处指了指，“一直往西，路上要当心，慢些走！”

我点点头，就走下了台阶，朝左边的一个斜坡上走去。斜坡上坑坑窪窪的，三步兩步一摔跤。我停住了，回过头去看看小站台上那螢火似的灯光；又順手摸了摸挎包。挎包里都是我們厂青年团总支捐給塔儿峪少先隊員的礼物。有十多本連环画、三份少年报、一盒橡皮、一打鉛笔、兩把口琴……另外还有我私人的一包什錦糖，是送給小朋友們吃的。

突然，一声巨雷，跟着，雨象瀑布似的冲下来。我的兩根辮子象挂了几斤麻，沉甸甸的。手帕紧粘在头发上，雨水象蚯蚓一样，爬在我的臉上，脖子上，直往衣服里灌。

我差一点沒哭出来，漆黑的下雨的夜里多怕人呀！

这时，我忽然听到风雨中飄来的一陣响声：“咣啷，咣啷……。”噢！鈴声！哪儿来的鈴声呀？我站住脚，向周圍張望了一下，发现右边的岔道上有一盞灯在黑暗里搖晃。我屏住气，等在路口上，心却“扑通扑通”的跳了起来。

灯火快到跟前的时候，我才看清楚是一輛大車。車上坐着个老汉。他披着一件蓑衣，头上戴着一頂笠帽，下巴上長着一把山羊胡子。

“噢，老爹爹！”我招呼了一声，老汉一怔，把車子停下来，朝我直打量。不知怎的，我臉紅了。現在，我一定非常难看，我想，裙子湿得貼住双腿，挎包象从河里才捞上来似的，头发还不乱得象个落湯鷄！……

“你这是……嘖嘖……”老汉不住声的嘖着嘴，三分惊叹里，倒有十分的同情。

“城里来……”我吃吃的說。“电机厂的。”

“快上車，雨大着呢。”他在車位上讓出个空位子；“嘖嘖！看你这一身水！”

我爬上了車。那馬的脖頸聳了兩下。

“上哪儿，姑娘！”

“上塔儿峪，老爹。”我一面說一面取下头上的手帕，擰着辮子上的水。

“塔儿峪？”老汉看了我一眼，“好，我順便帶你一程路。”于是，便举起鞭子，吆喝了一声：“駕！駕！”大車晃了一下，挂在馬脖子上的鈴又响起来了。

我坐在車上，盖着一个大草包，听着單調的鈴声，便迷迷糊糊的想睡覺，头一歪，碰在老汉的簑衣上，有些痒搔搔的。

“姑娘今年十几啦？”老汉掏出烟袋，擦着了火。

“十九岁。”我心不在焉的回答他。

“噢，我大孙子和你同岁，也十九啦……”老汉点着了烟，笑容滿面的說：“……上塔儿峪去看亲戚的吧？”

“不，是去开大会的。”

“呵！对了，塔儿峪明天要发电了，你是去参加他們的发电大会的吧？”

“讓你猜着了，老爹爹！”我惊喜的叫起来。

“那还会猜不着！嗯，……我們馬蘭庄胜利社，人也不比他們少，哈，只是……駕！”老汉揮起鞭子，在馬屁股上打了一下，隨即吆喝了一声。接着他敲了敲烟灰，象是叹息，又象在称赞，“他們比我們先走了一步，去年冬天就到省里訂了一部发电机，今年一开春，河水才开冻，就安好了水閘装起来啦。哪，发电机是你們厂子里出的吧？”我嗯嗯的应着。他又說：“我們下手晚啦，大上个月才去訂，那还訂得着？晚三春啦！”老汉沉默下来，叭噠叭噠的只管抽烟。我看出来他有些不大自在，心里倒替他有些不安，便說：“老爹，发电机很快就会……”

“甯說啦，这也怪不得你們。太快啦！流星赶月亮似的。今年俺这一片都办起了高級社，都伸出手要机器。就是气吹的吧，也得容个功夫！我說的不錯吧？”

說話之間，我們不觉到了一个大庄子的岔路上，那馬忽然停下来，一动也不动的站住了。老汉回过头来向我“嘿嘿”笑了兩声，随后便跳下車拍拍馬的耳朵，那馬把蹄子踢了几踢，老汉跳上了車，車子就又走动起来。

雨，还是滴滴答答的落着。

老汉收起了烟袋。

“老爹，你这末晚是打哪儿来的呀？”我突然的問了一句，真的，怎么会在风雨中遇上这位老爹的呢？我自己也莫

名其妙起来。

“我呀，进城給社里卖粮食去了，我們社里今年留种留多了，叫我套大車送到县里收購站去。”

“下雨，你咋不住下呀？”

“社里明早等着大車往地里送粪哩，不赶回去，不就耽誤大家的工。”老汉的山羊胡子一撮一撮的，帶有三分豪气，很为自己这种行动驕傲似的。

“駕！呃，呃！”大車拐了个弯，就进了村子。我想，这也許就是他們的馬蘭庄吧。

馬車靠朝南的一扇大月亮門停下来。

“到了。”他說，便跳下車，去敲門。我随他站在門洞里。

老汉敲了几下門，回过头来对我說：“好啦，他們就起来了，你等等吧，我得走啦！”

我奇怪的問：“这不是你們的馬蘭庄嗎？”

他笑了：“这是塔儿峪，我們庄早过了！”說着跳上車，搖了下鞭子，車調了个头，就往外走了。

我楞住了，好半天才說出句話来：“老爹，你等一等。”我伸手在挎包里掏了包什錦糖追过去。“这些糖你帶回去給小妹妹吃吧！”

“留着自己吃吧，姑娘！”老汉回过头来喊着：“你們今年夏天也給我們一部发电机好不？啊——”

这时，吱呀一声，背后的月亮門开了！

我没有回过身去，我站着，听着那漸漸远去的鈴声。

灯 頌

王 觉

我从小就喜欢灯。在我的家乡，每到新正，天將黑，家家户户就都在門外挂上灯。

灯是各种各样的：有龙灯、有鳳灯、有長長的一条写着吉庆話的对联灯，也有張着大嘴的大鯉魚灯。开开門，从屋里一出来，身背后是灯，隔壁鄰家門上也是灯，过去一家有灯，再一家还有灯。長長的排成一溜全是灯，簡直是个灯街、灯城、灯的世界、灯的人生！

灯火燭天，一片通明。

然而，我喜欢的却不只是这些灯。我不只喜欢大灯，而且更喜欢那些小小的小灯。我喜欢指头肚大的小蜡头，喜欢燃过了的火柴杆上殘存的一点火紅。它在暗夜里显得那末小，而又那末明。是它，在一个严寒的冬夜，照亮了我的眼睛，照亮了我的心！是它，引导着我走进了人生光明的途程。

是一九四一年吧，正是鬼子到处搜捕，瘋狂地对解放区进行“扫蕩”的时候。我們，十七个年青的中学生，逃出了城市，去寻找出路，探索人生！在封鎖綫上，突然一陣枪声，打散了我們可憐的小小的队伍。我只身一人，逃过封鎖綫，

鑽進山林。在灌木叢里伏了一天，飢餓寒冷，我的心開始瑟縮，眼也迷惘了；找不着路，也辨不清方向。就在這時，遠遠的山嶺深处閃了一下火紅的燈明。啊，多大的鼓舞啊，我想把它比作元宵節的龍燈，不，龍燈哪有它溫暖；我想把它比作對聯燈，但對聯上的吉慶話怎及得上它聰明！雖然，它是那末小，但，它比所有的燈更亮，因為它不僅照亮了我的眼睛，而且照亮了我整個的心！我爬起來蹣跚着腳步，向它奔去。

那是一個小草棚，里面蹲着一位牧羊老人。我看見火了，那不是燈，也不是燭，只是壁洞里一支燃着的松明。

“老伯伯，請你告訴我，哪條路能走到那邊啊！”

“那邊嗎？”老人笑了，“你是第十個。”他遞給我一碗水，兩個窩窩。並且指給我一條路。

其實，那並不能算路，只不過是羊腸小道，而且滿是荊棘。但，却是越走越遠，也越走越寬。終於我走到了人們都互相叫同志的地方。

如今，每當我想起那嚴寒的暗夜，就又仿佛看見那暖人的松明；然而矚目東方，我沒有看見松明，我看見的是絢爛的朝霞，是光芒四射的初升的太陽！

母 亲

青 路

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我又回到了这闊別十多年的、小小的、古老的山城。

县委書記吳大姐，見了我高兴得什么似的。我为了及时的去完成一份材料的調查，沒顧得和她亲热一番，把行李放在她家里就跑了。

踏着月光，我連夜的朝美塘村趕去。那是一个埋藏着我幼时的、辛酸的記憶的山庄。

一路上，草木依然，我的心，很不平靜……

經過一座古庙，那里和早年一样，挂着一只大鐘，兩旁的稻田一片蛙鳴。庙堂里，佛象前，依然和当年一样，燃着三柱火香。我停住了脚步，凝視着那火香的近旁，一座已經剝落的灰牆。那里，有我失去的、童年的記憶。

那是遙远的、遙远的过去……

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，我和母亲流落进了这座古老的庙宇，佛象前的三柱火香，象鬼火似的昏暗。母亲順手塞給我一块冰冷的糖饅，我貪婪的吞咽下去，蜷縮在积滿灰尘的牆角，头枕着瘦小的双手，疲乏的睡着。睡夢中，隱約的听見一个粗音的男人，低低地和母亲談着什么，我模糊的翻了

个身，声音顿时静寂下来。天微明，寒冷把我从梦中冻醒。火香已经熄灭，成了浅浅的一撮灰燼，庙宇里空空的，母亲不见了！我跳起来，拾起了扔在地上的飯筐，那里面只剩下我的一双竹削的、小小的筷子。我失声慟哭，向茫茫的山野奔去。

我爬上了山的高处，遙遙的望見母亲黑色的头巾，在远处山頂上摆动。“媽，媽媽……”我奔跑，我哭，我喊，沒有人答应我，听見的只有山谷中的回声，和西北风摆着枯树发出尖利的哀鳴。我的声音嘶啞了，紅腫的小脚流出了紫紅色的鮮血。我爬上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，追隨着远去的母亲……。

母亲的背影消失了，狂风卷起了白雪，山野在号叫，大地在哭泣。

从此，我成了沒娘的孤儿，我忍受着頑童的欺凌，拖着一条長長的木棍，挽着乞食的飯筐，漂泊在茫茫的道路上……

在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我被財主家的惡狗咬伤，暈倒在路旁，吳大姐救起了我，背我出了村庄。我們披着星星，戴着月亮，不知走了多少路呵，不知爬了多少山！吳大姐帶我来到了一个充滿阳光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們只有欢笑沒有苦难。老远老远就听見綠色的山坡上，放牛的娃儿騎在牛背上哼唱着：“东方紅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澤东……”

如今，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我想起了逝去的一切，想起了那在远山上的、漸漸消失的、母亲的背影……我的心，很不平靜。

第二天清晨，当鮮紅的太阳剛从山背后跳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經到了美塘村。

山庄的一切都变了，高坡上新盖了所小学校，从里面傳出琅琅的讀書声，村后的空地上，新修了个球場。呵！这一切是那么熟悉，又是那么陌生，我犹豫的停在一个竹籬笆的牆外，注視着院子里几只橙黃色的小鵝，頑皮的，搖搖擺擺的，互相追逐……

房子的板門吱呀一声的打开了，出来一个穿藍布褂的大娘，她走进院子，撒了一把菜屑給小鵝，好奇的瞅了我一眼，然后眯縫着眼睛看了看太阳，便把門鎖上了。

“同志，你找誰呀？”她路过我的身旁時間。

“找村支部書記。”

“唔……”她打量了我一下，自願自往前走了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“都下地割麦去了。”

“你老人家也下地去嗎？”我跟在她后面走了几步，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說：“听口音，你好象是本地人哩。”

“是呵，本村人，出去十多年了。”我感慨地說，她突然轉过身来，从我的头上看到脚，半惊半疑的說：“你就是逃荒那年丢失的阿青吧？”我无言的点了点头，她呵呀一声搖着我的肩膀喊起来：“認不出你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……”她見我呆着，便咯咯的笑起来，笑得嘴都合不攏：“我是你張大孀咧。”于是，在我的模糊的記憶里，隱約的想起了一个蒼白的寡婦，伸手捏过我的鼻子。

“这些年来，你到底在哪里呵！有人說你在北京，見過

毛主席啦，有人說你在上海，当了干部啦，拿不准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呵。可憐你媽早就想找你來着，可就是拿不准你在哪里呵！”

“我媽？……”我驚訝的听着，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大嬸拉着我的手，一面走，一面不住的嘆息：“唉！你媽也是萬不得已呀，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還有不心痛的嗎！可那個世道誰顧得了誰呀！以後，她也總是紅着眼圈自己後悔啊……誰想那個該死的男人，打解放的头一年就不要她了。嗯——”她偷偷的瞟了我一眼，看我的神色不好，就不講了。我忙把头低下去，只見堤旁的池塘里，從蘆葦中跳出一只綠色的青蛙，撲通一聲，池水泛起一圈漣漪，漣漪漸漸的擴張開去……我仿佛看見漣漪中出現了母親的影子，她仍舊裹着一塊黑色的頭巾，衣服襤褸，眼睛紅腫，畏縮的看着我……。

沉默了一会，我抑制住激動說：“她老人家現在過得好嗎？”

“參加了合作社嘛，日子過得甜滋滋的，她勞動得不錯哩。就是逢年過節，別人一提起你……”大嬸頓了一下，好像也十分激動似的，“她很難過……”

這時候，我們已經穿過塘邊的柳堤，爬上黃色的土坡。周圍的田野異常寧靜，一陣陣暖風吹來了小麥的香味。張大嬸矯健的步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，她微微的喘着粗氣，笑吟吟的。

我登上了黃色的高坡，遠遠的就望見一片金色的麥浪，

在微风中一起一伏的喧鬧着。一队队男女社員們，弯着腰，揮动着鐮刀，刷刷的割着麦子。走在行列前面的是一个系着淡青色头巾的妇女，她整个的身体都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下，不时的仰起臉和青年人一起大声的欢笑着。她把一顆熟透了的麦穗放在腮边聞了又聞，站直身子，想說什麼——呵！天哪，这幸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！

我望着，怔怔的望着那当年在风雪中消失的母亲……我的眼睛模糊了。

1957. 8. 15. 上海

銅 象

青 路

傍晚，我独自漫步在空曠的廣場上。

廣場的正中間，有一尊威嚴的銅象，挺着胸脯，兩眼炯炯的望着遙遠的前方。

“好象什麼地方見過呢。”我站在銅象旁邊，呆呆的想着。

一陣嘈雜的歸鳥從我頭上飛過，我仰起頭，看了它們一眼，小鳥飛遠了……我的眼睛落在銅象的手上。他的手伸着，指着前方……呵！這個姿勢我很熟悉。

一剎那間，回憶象決堤的水，涌上心頭。

那是在冰天雪地的朝鮮，我跟着部隊行軍。

連裡有一個愛吹口琴的戰士，一路上“嗚嗚”的吹，音階老是吹不準確，不是偏高了就是偏低，而且，他總是把“雄赳赳，氣昂昂，跨過鴨綠江……”吹得很急躁。我笑着糾正他吹口琴的方法。

在一個冰雪的夜晚，行軍途中，突然遭遇到一股美國鬼子的傘兵。激烈的戰鬥開始了。山上沒有工事，機槍架在樹樁上。那吹口琴的戰士一下子躍到前面去，探出身子，觀察敵人，被敵人發現打中犧牲了。但是，他犧牲後的身子，仍